

命生之遇行

種二第·苑文名未

著士易路

未名文苑

第二種

行過之生命

路易士著

未名書屋

版

LW7632/13

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未名文苑 第二種

行過之生命 實價大洋四角

著者 路易士

發行者 未名書屋

印 刷 者 藤文印 刷 局

印制准不權作著有



上海四路馬二八一
電話五三三五九號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中學生書局

序

最初看到詩人路易士的作品，以及最初認識他這個人，算來也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。這大概是在去年三五月間，確切的日期已經記不起來，反正離現在不過一年半光景。在當時，他這個人所給我的唯一的印象是，正如他日後的作品顏面中所說：「爲少光澤的長髮所覆的，闊闊的蒼老的額……而那兩撇墨色的蒲草，無力的披垂着」；這蒲草，我想他指的還是那長而且亂的頭髮吧。詩的印象頗難記憶得清楚，可是像「我將吞天以忘憂」這樣的句子，雖然祇是些極零星的句子，我卻時常會隨時想起來；但，真慚愧，雖然想起了這些句子，

但原作者是誰，卻竟往往不能連帶的記得。

我時常覺得拿自己的極少量的作品給人看，那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，尤其是詩作；看別人的東西自然也是一樣。從三五首詩裏，我們恐怕是沒有可能認識這位詩人的十分之一，或甚至百分之一的。路易士在當時忽忽的會過兩三面，他是忽忽的回揚州去了。此後雖然有書札往還，他也時常三五頁三五頁的寄一些作品來，但是零星的印象還是拼不成一個整然的觀念。

最初對他有進一步的了解，那是在他辦火山詩刊的時候。

在這時期中，我們不但能在詩的技術上發現了飛躍的進展，而且有了系統的多量的讀他的詩的機會了。火山詩刊幾乎可說是他的個人刊物，每期所刊載的作品，幾乎大部份都是他一個人的。他的產量極豐，幾乎每天必有所成；而更叫人驚喜的是，他雖然寫得那麼多，但却是每一首，即使是比較薄弱的一首，也都有着牠特有的魅力，並不像旁的多產作家似的，十篇作品中難得有一篇

值得一讀。火山停刊後，他又離開了上海，“我們之間是當然的經過了一個時期的隔絕。但是我知道，他雖然沒有辦刊物，但他却還是那樣勤勉的寫着詩。

於是，直到今年八月，他編定了他的集子；雖經嚴格的選擇，還剩下了這一百六十餘首的詩章。這之間，一大半是一九三四到三五這兩年內的收獲；而我在去年三五月間所看到的那一些却多數沒有被收入在裏面。

現在不再是零碎，現在，他是把「行過之生命」放在我們眼前了。從這個編年的自敍傳裏面，我們將看到這位詩人是怎樣的從「期待着火把」的熱情裏變到了這個「劃幾根火柴」的心境。所可惜的，一九三三以前的是太少，而且所選的大概還是前期中的後期，要不然這過去生命之來踪，對我們將更為顯然吧。

詩人所歌詠的是「二十世紀的煩憂」。這煩憂是什麼，要從這集子借用幾句話來說明是不難的——

其與魔鬼搏鬥

或是鑿地穴而居

該是取擇的時候了

——時候

那麼詩人畢竟取擇了那一條道路呢？我們敢乾脆回答：取的是後一條。在這個集子的前半裏，兩種生命的要素，似乎還同時存在着，但是已經不能取得均勢；到後半出世和虛無的情緒是顯然成爲統治的情緒了。

我知道，我這樣老實地替詩人承認，這不是一種對他有利益的舉動，因爲現在，喜歡人「強作歡顏」，喜歡人即使沒辦法也要硬了頭皮說一聲有辦法的人們是太多了。這一層，不祇是我，即就詩人自己也完全意識到——

我底歌是唱給

一片青色的沙漠聽的

——愛雲的奇人

他不會被那些「不准人悲觀」的朋友們愛好，那是注定的事。那些朋友們彷彿以爲祇要人人樂觀，人人來歌頌未來的光明，人生就會一下子變得美麗，而沒有想到眼前的人生並不美麗，所以才有人悲觀了起來。並不是虛無的思想造成這醜惡的二十世紀，而是醜惡的二十世紀造成這虛無的思想的。

詩人路易士並不是光明的歌頌者，但他是醜惡的詛咒者：他無所希望於明日，但是厭惡昨日和今日。他跟這個俗世除了相互的憎恨沒有更多的緣分，於是他想像自己是「雲」，有時候「騎上彗星底脊梁」，這都是很當然的事。這正因爲他不是一個天生的「撒謊者」，這才使他成爲一位詩人，成爲一位如此坦白的歌詠着他的心的抒情詩人。

我們所需要說的關於這些作品的本質的話是不必太多的，我們應該留下一部分來讓批評者們去填補。再說一些關於也許可以叫做「風格」的那一類東西的

話吧。

路易士的詩並不「晦」，更不「神祕」，有幾首，如如果你問我，脫襪吟等篇，簡直率直得令人想起海涅的最樸素的詩章。但是他的調子卻時常是那麼低徊的，低徊之中卻有時也顯着雄偉之姿，也不能說牠過剛，也不能說牠過柔，這種調子是和他所唱出的情緒完全調和着——這一點，我覺得可說是詩人的重要成功之一。本來，調子差不多是抒情詩的一切（自然要除了感情本身），設辭，命意，在藝術的意味上看，倒還是比較次要的成份。詩而感情強烈且真摯，調子又是那麼的和諧且富於魅力，那就是成功之作。「行過之生命」裏是頗不乏這樣的「絕唱」的。

我在這裏不必舉出自己特別愛好的是那幾篇，讀者們不應該這樣的被剝奪了自己去發現這些珍寶的愉快，我祇說了對整個的一點粗淺的感想如此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將近黃昏，杜衡記。

從開始習作到一九三三

行過之生命遠遠了
如一彗星掠過天宇

目次

序
杜衡

(從開始習作到一九三三)

六行詩

渤海

南風歌

心臟病的患者 ······ 六

目次·二

八月的詩	八
秋之禮讚	一〇
對鏡	一四
將進酒	一六
無題	一八
(從一九三四三月到年終)	
慰	一九
風後	二一
花	二三
死之憂	二四
訣	二六
遼遠的心	二七

死 二九

啜泣 三〇

黃昏 三一

光明 三二

待我歸去 三四

神經過敏 三六

四行小唱 三八

太陽病的患者 三九

初夏 四一

其二 四二

午後 四三

人生之路 四五

目次·四

夜風	四七
月夜	四九
我家的人	五〇
時候	五一
彗星	五三
記一個青年	五五
燈	五七
浪	五八
古巷	六〇
其二	六二
秋之詩	六四
人間	六六

古城 六八

六行小唱 七〇

一片黑 七一

至命之消逝 七三

藍色之衣 七四

江灘秋唱 七四

憂鬱 七六

初痊 七八

致蚊蟲 八〇

病中 八二

病後 八四

追求 八八

目次・六

夜	九〇
藍	九二
我底夢想	九五
寂寞的日子	九七
梧桐樹	九九
養疴	一〇二
顏面	一〇四
神祕的人	一〇六
髮	一〇八
鐘音	一一一
青色的紙	一二二
如果你問我	一五